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

《最後一夜》改編自白先勇《台北人》系列中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從業二十年的領班舞女金兆麗（金大班）即將離開舞池，嫁作他人婦。白先勇寫金大班，寫她的三段感情的流轉，寫她表面爽辣霸氣，內心也有着滄桑的傷口。她所經歷的人情冷暖與失落流散，是那個時代中女人共同的悲傷。

舞作的概念、編舞梅卓燕擅長刻畫女性情狀，曾不只一次在訪問中提到早在合作《舞·雷雨》時就覺得華琪鈺身上有獨特味道，是飾演金大班的不二人選。問華琪鈺怎麼看，她哈哈大笑：「說實話我剛開始的時候覺得，我怎麼會像金大班呢？她是舞女嘛，我平時的形象應該比較像紫漪（《雷雨》）那種富太的感覺吧，我是只要一出門一定要打扮很漂亮，一定要穿高跟鞋噔噔噔噔這樣走的。所以我心裏也沒有多想，只是覺得很好，如果有機會我可以去試一下另外一個種類的角色。」

為了演繹金大班，華琪鈺翻出小說和電影。「剛開始的時候其實很膚淺，就覺得這個好像我們平常在電影中經常會看到的一個女人的心路歷程。通常都是和富家子戀愛，肯定是失敗收場，然後最後嫁給一個有錢人。電影中的舞女好像都這樣。」後來開始排舞，再把小說翻一遍，裏面的一句話「四十歲的女人沒有工夫談戀愛。四十歲的女人連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突然擊中了她。「這一刻，感受很深。」她說，「不是說女人的悲哀在這裏，而是社會上對女人有好多框框。對女人，一定有年齡上的限制，一到了就必須怎樣怎樣。對男人就沒有，老了可以繼續結婚、生子、做事業。可是對女人限制很大。金大班這個人就讓我感覺到，小說不是停留在膚淺的三段愛情故事中，而是講了很多社會的現實和價值觀。金大班在當時的社會已經算是比較獨立和有自己思想的女性。」

### 抽象又不抽象

舞作沒有像敘述一個故事般去建構，華琪鈺形容小梅的創作又是劇，又是故事，「結合一些當代的手法，在抽象與不抽象間去說。」

舞蹈的編排融入了許多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舞種，用牛仔舞、華爾滋和探戈來描繪金大班與三位情人之間的關係。對華琪鈺來說，其中的挑戰是在動作與心境、表情上要有反差，例如金大班與初戀月如其舞的一段，如同走入回憶，引伸出舞蹈。「那一段其實是兩個人黏在一起很恩愛甜蜜的動作，可是音樂用的是《情人的眼淚》，『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歌曲是很悲傷的。於是動作很甜蜜，臉上的表情和心境卻要是無奈虛幻的，要讓觀眾知道這個是你的夢，是回憶。對我來說，拿捏這個是比較困難的。」

### 鬥不過老天？先準備自己

由於疫情的原因，《最後一夜》的演期三次被提上日程，又三次被迫推遲、取消。對觀眾、對創作者，都是磨練。

「我從第一次時的興奮，到第二次時變成期待，到現在這次，則是很平靜。」華琪鈺緩緩呼出一口氣，「包括疫情，我覺得這兩年，讓人的心境上面成長很多。我發現一件事情，好像人不能和天鬥。很多事情你覺得一定要做，可是天不給你就是不行。那鬥不過的時候，能做的就是做好你應該準備的事情，等到老天願意給你的時候，才可能拿得出來。」

數次取消又復排，往樂觀方面想，華琪鈺覺得好像有機會一遍遍造訪金大班的世界。她回憶當時第一次開始排舞，自己很興奮，但只是一股腦地排排排，「死練這樣子，還沒有很深入地揣摩到裏面的東西。」到第二次，心情變得平穩，這時舞作的框架已經搭好，自己反而有時間再回到文本，去比較每一段舞段和文本的聯繫。到了這次，有了沉穩的心境和熟練的動作基礎，就可以再深一層去打磨，「包括揣摩對手，他們的心境和感覺，想着自己要怎樣去回應。」

「不論對於創作者還是舞者，時間永遠是最有利的條件。」華琪鈺如此說道，她安慰自己，可能老天爺是覺得之前的她還沒準備好吧，於是她只能意志堅定、堅持紀律，還樣排練，照樣揣摩角色，等到可以開演的那一天。

香港舞蹈團改編自白先勇小說的舞作《最後一夜》可算是近兩年來期待值最高的演出之一，無奈因為疫情，演出數次延期，成稿時剛收到舞團消息，本來定於2月中的演出又將再度取消，未來安排待定。

如同赴一場誘人的約會，越是心急火燎，越是偏偏阻隔橫生。

擔綱主演的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華琪鈺，與金大班的故事斷斷又續續。

「好像人不能和天鬥。」她坦然笑笑。鬥不過老天時，只能平穩心境咬緊牙關，做好自己應做的準備。「等到老天願意給你的時候，才可能拿得出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香港舞蹈團提供



◆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華琪鈺在《最後一夜》中擔綱主演。



◆舞作穿梭回上世紀六十年代。

# 華琪鈺 等待金大班

◆《最後一夜》改編自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 《最後一夜》

因應最新公布的防疫措施，場地將延長關閉至2月17日，故此《最後一夜》演出將取消。有關退款安排詳情，以及節目的最新安排，請留意香港舞蹈團Facebook專頁公布。

## 你是異鄉人嗎？

《台北人》講述異鄉人的漂泊。金大班從上海流轉到台北，打拚、生根。華琪鈺差不多18歲就來到香港，讀書、進舞團、結婚、生子，一直跳舞……問她有沒有覺得自己是「異鄉人」，她說：「18歲來香港，我一直就是異鄉人在這裏打拚，可是到今天，到現在，看他（白先勇）的這些東西，我已經覺得好自然，不會覺得『異鄉人』這個東西給我特別突出的感受。」

早年時在台灣，華琪鈺喜歡中國舞，當時她有兩個選擇，到澳洲學現代舞，或是來香港學中國舞。因為考慮到語言、文化、生活的適配度，她選擇了香港。「因為我的英文真的爛到不行，」她大笑，「而且香港始終是華人社會，吃東西什麼的應該比較適應。」卻沒想到來到香港，哪裏都不適應。「連泡麵都吃不慣！每次有機會回台灣，行李裏都是台灣的零食。」適應住宿環境更是難上加難。「以前在台灣看港劇，那個房子好大好漂亮，來到簡直是慘不忍睹！」她記得當時5個台灣的同學要擠在一個二樓屋頂的舊建築中，她和另一個同學同住一屋，放不下床，唯有買兩個床墊對着腳放着睡。就這樣，兩張床墊連接處還得疊在一起才能放下。「就覺得好慘，怎麼差那麼遠啊。」她笑着回憶。

學校的訓練也不一樣。在台灣時，中國舞的訓練比較像戲曲的毯子功，飛腳、翻滾，基礎課也是像京劇武生一樣勾着腳往上踢。香港演藝學院的中國舞訓練則偏向民族舞，有各種風格，基礎課有芭蕾舞元素，在手位和身體上又做調整。所有的這些都要一一適應。

「而且剛來的時候可能是發育期，我就很胖，已經吃很少還是很胖。」她笑，「在台灣我們現代舞的練習是瑪莎·葛蘭姆體系。它是力量型的，所以我的大腿都是這麼粗。來到這邊，我記得最清楚是老師指着我另外一個同學說：你們班你們兩個最胖，一年後看你們誰先瘦下來。我覺得受到好大刺激，從那時起整整一年，每天只吃晚上那一頓，結果一年下來真的瘦了。」

對自己也太狠了吧！「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決定要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看現在舞台上的華琪鈺，充滿柔韌嫵媚的女人味，哪能想到她有「大腿這麼粗」的時候？

一邊忙學習，一邊忙着適應香港的生活，直到離開學校加入香港舞蹈團工作了兩年後，華琪鈺終於覺得自己在香港生了根。「我反而覺得這裏是我的家。」她說，「因為我開始懂事，開始向社會學習人際關係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這裏發生的。」

## 誰說舞者頭腦簡單？

跳舞多年，華琪鈺說自己有兩次關鍵的轉變，一次是和她的先生黃磊一起，第一次在香港舞蹈團「八樓平台」編創作品。「那是我第一次接觸純現代舞的動作，才發現，原來現代舞可以這樣跳，這個更適合我，可以發揮我的長處。」另一次則是參與《舞·雷雨》。

「這次經驗讓我整個思想改變，原來不是不停做動作就代表舞蹈很好看。排《舞·雷雨》的時候，是我第一次在舞蹈中有一個這麼明確的角色。」她記憶猶新是當時的導演、戲劇指導鄧樹榮指導舞者，從不解釋場景的細節，「只是說，比如：你向遠方看，看10秒鐘，低頭看你的那碗藥，然後再看觀眾1秒鐘。他和以前的導演不一樣，以前導演會很詳細講戲，他不會。我馬上明白到，原來你的抬頭低頭眼神看到哪一方，這麼細微的動作已經達到好多情感在裏面，並不需要手上很多動作來表達『這個藥我不想吃』。而且那個感覺是更能深入，因為是自己由裏面發出來的。」動作一定要從心而動，這是華琪鈺最深的體會，不然若只是單純完成動作，別說觀眾了，舞者自己都會不明所以，「會覺得我在幹嘛啊？好假。」

華琪鈺說，做舞者，打開腦子很重要。「做舞者其實很『可憐』，你在年紀很輕身體條件很好的時候，腦子的觀念卻可能還沒打開。老說跳舞的人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其實不是，頭腦要很好才能控制你的手手腳腳，還要分開做臉上的表情。」《舞·雷雨》正打開了她的認知，開拓了觀念，「什麼叫舞蹈？做動作的時候要從哪裏走？說實話我現在每次跳舞都很累，因為需要從心裏面出來帶動動作，要不然會覺得不知道動作在幹嘛。」

走心很累，不斷去問「為什麼」也很累。但這時刻不偷懶、不鬆懈的「掏心掏肺」，才給了觀眾一個質感醇厚的華琪鈺。近兩年來，從《紫玉成煙》到《九歌》，她的演繹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再到好事多磨的《最後一夜》，希望再有驚喜。

等待金大班，期待華琪鈺。

## 周末好去處

### M+幕牆展示首個數碼委約互動作品《摸魚行大運》

首個M+幕牆數碼委約作品《摸魚行大運》正在展示中。

《摸魚行大運》是一個數碼互動作品。通過遊戲的形式，體現現今網絡世界的縮影和社交平台讓現代人「機不離手」的特點。作品由阿姆斯特丹的互動媒體設計工作室Moniker創作，探討社交媒體的吸引力，以及一直保持「在線」的生理和心理代價。遊戲為觀眾帶來難以自拔的遊戲體驗，並就此探討觸屏成癮的荒謬與其中的問題。

幕牆相連。玩家可以透過登入touchforluck.com與M+幕牆上的幸運魚塘連結，也可與其他也在觸控屏幕的玩家實時互動。

《摸魚行大運》將於即日起至2月27日期間，每晚7時至10時在M+幕牆展示。2月28日至3月28日期間，則會每晚7時至9時展示。



### 利園區聯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壬寅說虎慶新春》文化活動

適逢壬寅虎年新春佳節來臨，希慎與業聯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呈獻《壬寅說虎慶新春》，帶來一系列畫作和文化藝術活動，推廣中國文化中影響深遠、異彩紛呈的嶺南文化。

是次活動以象徵吉祥豐足的竹林打造清逸恬靜裝置，讓大家在清雅脫俗的氛圍中細賞以數碼化及不同方式來呈現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覽《壬寅說虎》中精選展品。近10幅畫作遍佈於利園區不同位置，包括嶺南畫派大師高劍

父、高奇峰的代表作，以及蘇仁山、居廉、丁衍庸等多位著名廣東畫家的作品。作品中虎的各種姿態和風格讓我們窺探時代變遷，領略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匯聚的魅力。其中鄭家鎮《貓虎宗親圖》、高奇峰《夜嘯》和張善孖《伏虎》三幅作品更獨家以新穎生動的數碼方式，活現畫作中老虎的微妙神態，或目光如炬，威武雄



壯，或俏皮嬌俏，可愛可親，傳統名作在現代演繹下頓時變得栩栩如生。

日期：即日起至2月28日  
地點：利園一期辦公大樓地下、希慎廣場9樓Urban Sky及利園一期及利園二期天橋